

斥“亂”論

刘 仰 嶠

右傾机会主义，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表現，反映資產階級要求的党内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每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重要關头，他們总是要挺身而出，代表資產階級来講話的。这已經成为定理。

一九五八年，对偉大的中国人民来講，是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偉大的中国人民，在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偉大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找到了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并正确地貫徹执行了党的总路綫。人們的思想解放了，湧現出了自己創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人們最大的天才創作是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全面大跃进。偉大的中国人民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时期了，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越来越多地掌握着成千成万人們的意識。这当然是和資產階級的要求完全对立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了大跃进中某些暫时的已經克服或正在克服的缺点，来吹冷风，潑冷水，歪曲事实，在羣众中散布悲觀情緒，制造迷惑和混乱，他們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使各方面的工作，受到了些損失。八届八中全会的偉大号召，喚醒了人們，認識了右傾是当前的主要危險，反掉了右傾，鼓足了干劲，又出現了全面大跃进的新高潮。使人們又受了一次生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对高等学校来說，在反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受到更深刻的教育。事实又一次的說明：不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紅旗，加强总路綫的教育，同資產階級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党的教育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就不能进一步的貫徹执行。

教育革命的偉大史实已經做出結論：高等学校中一切工作，都必需在党的总路綫下进行，离开了党的总路綫必然就会迷失方向。教育革命的胜利和党的教育方針的确立，就是由于我們始終記着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事实也証明，只要正确地貫徹执行党的总路綫，高等学校同样会大跃进。这中間并无什么奧妙，關鍵就在于用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以及有關的重要政策，将羣众武装起来，放手的发动羣众，通过羣众运动去解决問題。思想解放了問題解决了，工作上持續不断的跃进就成为必然。找到了这条跃进的道路，对高等学校来講，是一件大事。

但是資產階級是不能同意这些观点的。反映資產階級要求的党内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当然也是不能同意的。他們要伺机进攻，企图推翻历史已經做出来的这个結論。将历史的車輪拉轉，回到原来的老路。他們認定今年上半年就是一个好时机，他們說：“确立秩序，發揮教师的主导作用，真是一个救生圈，要紧紧抓住不放”。想想这是多么深刻，多么形象而又意味深长的話呀！这不仅反映了他們坚定的立場，內心的情感，也完全反映出在灭亡中的資產階級的絕望情緒。說：“救生”，显然表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教育領域內，几千年来旧教育遺留下來的旧傳統，旧秩序，旧關係，要被革命的激流淹沒了，革命革到他們的头上了，真有些措手不及呀！于是就将深入教育革命的措施，当为“救生圈”，紧紧抓住不放了，“紧

緊抓住不放”所意味的难道不正是一种絕望的掙扎嗎！尽管預感到前途并不妙，但不能不竭盡全力挽救。那些對他們說來已經習慣成自然的東西，是無論如何不能分手告別的。為此，他們就抓住“秩序”和“主導作用”兩件法寶大做文章。文章的主題就是一個“亂”字。他們在這個主題下，就大找“亂”的材料，“亂”的証據。他們找到了某教師有些意見，據說是主要因為要鼓足干劲破壞了他們的生活規律，據說某教師的生活習慣從來都是晚上九點鐘睡眠，早上七點鐘起床，教育革命打亂了這種“常規”他已經受不了，大家還認為他干劲不足，他認為這樣搞法是不關心人的生活，不顧人的死活的一種“強迫”人們勞動的辦法，弄壞了身體，後果會從下一代身體上反映出來的。找到了某主任過去的工作是在開學之初就計劃好了，連一個學期開幾個什麼會，每次會議開多長時間，在這個時間里規定那些人發言，每人講多少時間，說些什麼話，以及他在每次會議中的結論也都預先規定了，但教育革命一來打破了他的計劃，他的一切工作的常規被破壞了，工作上沒有秩序了，不能按計劃進行工作了，某主任對此很不滿意，認為現在的工作簡直無章可循，混于一陣，是在天天刮風，談不到工作的效率了。這些生活常規，工作常規的破壞已經夠嚴重了，可是比起教學秩序來，其嚴重性真是望塵不及，學生書讀少了不說，課程的安排都有問題，三結合就更是混糟糟的，至於學生對教師的要求就更不實事求是了，又要系統的傳授基本理論知識，又要聯繫實際，又要反映現代科學成就，有時候還要講學習方法，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問題，出問題就要批評。過去上了課後就可回家辦自己的事情，現在是又要開會，又要輔導，說不定有時候還會跑到教師的家里問這問那，一搞不定是一點鐘，這樣混亂怎能使教師有秩序的進行講授，他的教師的主導作用又如何能發揮，至於勞動、科學研究，特別“大”學內問題多，細賬簡直不能算，要算的話頂好也只能做出“得不償失”的結論，終於他們做出了教育革命是“亂哄哄，一場空”的結論。於是他們大喊大叫了，他們叫道：

“大躍進破壞了客觀規律，羣眾運動打亂了正常的秩序，不及早回頭，可不得了呀！”

真有什麼不得了嗎？曾經有過這種危險。那就是在教育革命提出後，如果不堅定站在黨的立場上，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教育方針的紅旗，大打羣眾運動的話，那倒真有些不得了。現在我們有了大搞羣眾運動的經驗，踏出了一條持續前進的道路，有什麼不得了，即使有，我們也會通過羣眾運動來解決的。我們要忠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亂”的主題逃錯了。主題錯了，是不可能做出得意的文章的。

他們不了解我們確立教育秩序，第一不是說教育革命展開以後就沒有秩序了，事實不是如此。因為在教育革命中有很正常的革命秩序。我們觀察秩序是不是正常，不能離開歷史發展的過程和當時的政治任務去看。應當說，凡是和一定時期一定任務相適應的秩序，都就是正常的秩序。所以在教育革命中，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看來是“亂哄哄”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辦工廠，農場，大編講義，大搞科學研究等等正是教育革命所必要的最正常的革命秩序。你們說“亂”嗎？我們當時就是要得這種“亂”，對右傾機會主義者看來，所有的革命都是“亂子”都是“造反”，可是對無產階級來說“反”不行，不“亂”也不行。第二不能說是教育革命破亂了，只能說是破好了。我們判斷是非錯對的最高標準就是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當時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是要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就是要打破和黨的教育不能相容的舊教育的舊傳統，舊秩序，舊規章，舊關係。他們所說的那些被打“亂”的什麼生活“規律”，生活“秩序”，工作“規律”，工作“秩序”，教學“規律”，教學“秩序”，

正是我們要打“亂”的，要知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的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最坚决的打破过去傳下来的各种观念”，不破不立。打破那些旧的是为了确立新的东西。当然破也并非对旧的一切全部否定，所否定的只是那些反动的，不正确的因循守旧的东西，就如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等，至于旧东西中所包含的一切积极的有价值的东西則加以巩固充实，就如一些主要教学环节中的好的东西。同时在破的中間，也还特別注意到了小心扶植那些从破坏的旧东西下生长起来的新东西，就如教学上具体运用群众路綫的新办法等。并非如右傾机会主义者所說“只破不立”，“亂破一体”而是破中有立，整个教育革命就是一个破立的过程，这是完全合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的；第三更不是将大破中間所引起的一些缺点認為不得了的事情。确立秩序，絕非“糾偏”。我們始終認為在一个深刻而巨大的革命中，缺点錯誤是难免的。認真严肃的檢查工作中的缺点錯誤，是为得迅速糾正这些缺点錯誤，巩固发展革命的胜利。第四是要根据教育革命中提出的問題，集中加以解决。从立新中清除地面上被破坏的旧东西。在去年为了取得教育革命的胜利，确立党的教育方針，主要的是破除旧的东西，所以破多于立，在教育革命初步取得胜利，党的教育方針基本确立时，就需要集中于立的工作，这是进一步深入教育革命，进一步貫徹党的教育方針本身所要求的。而要确立新的教学秩序，也必須大搞群众运动。这里絲毫都沒有意味着教育革命搞乱了，群众运动不灵了，不得不發揮教师的主导作用了等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場上，是永远都不可能对形势做出正确的估計的。所以当反右傾斗争一展开，他們就又感到沒一点招架的可能了。他們到这时候才了解到“亂”的文章不好做下去。

虽然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亂”的文章做不下去了，但在高等学校中，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貫徹党的群众路綫，在所有各項工作中能不能搞群众运动，能不能大跃进，对多数教师来講还並沒有全部解決問題。这就給右傾机会主义者留下活动的余地，所以还必须繼續解决这些問題。否則，他們在一定的時候，又会在那个保留的問題“亂”上做文章的。因为：第一，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有一种“有錢难买回头看”的哲学观点，总是一步一回头，也总是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他們要的是“靜”，覺得“安靜”应是最平穩的“常規”，这种“常規”就是絕對真理。可是革命总是要不断的革下去，事物总是要不断的发展，他們也就总是要叫喊下去。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时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們还迂見得少嗎？这些只会循着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計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現，他們总是不贊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認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現，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動，在紧要關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这次反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又在他們的背上击了一猛掌，但他們就会从此全部拋棄他們那种“有力难买回头看”的观点；真得能“打破常規”面向光輝的未来么？那就不完全見得，还得走着看；第二，在不断革命，不断大搞群众运动中，也总是会发生一些缺点錯誤。缺点錯誤什么时候也总是难于避免的，这些难于避免的錯誤缺点发生后，虽然又总会有人大惊小怪認為是“亂子”的。那些总想在“亂”的題目上做文章的人，当然又会将这些作为“救生圈”抓住不放，大喊大叫

起来。那些缺乏阶级观点，缺乏群众观点，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又会东摇西摆。特别是那些患得患失，对事对人不能够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的人，那些对个人问题十分敏感，常常闹什么“情绪”，对整个无产阶级事业则缺乏满腔热情和缺乏共产主义风格的人，也很容易发生问题。这是从整风反右斗争一直到教育革命以来所给予我们的严重教训。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个教训所教育我们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虽然基本消灭了，但它的思想基础并未消灭，学校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是很大，在今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群众运动中是绝不可能没有算账派的。今天看来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绝难保证过后就无人翻案的。关键是我们要认识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全部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不可能，但是我们尽量将这些问题说清楚。请那些还准备在“乱”字上做文章的人，也投身到群众运动中去看看，了解一些群众中间所蕴藏着的积极性，想一想，自己那篇老文章现在做不下去，以后是否还能再做下去？也使群众了解“乱”与不“乱”的斗争，是两个不同阶级两条不同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还要继续相当的长时期。

现在，我们就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已经提出的问题加以考察研究。

高等学校中要不要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不成问题。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那还有什么要不要群众路线的问题呢？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只要和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实质上问题还是不少。

有一种十分奇怪的论调是：在高等学校中主要的成员大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不能搞群众运动。也有人说，即使搞群众运动，也不能贯彻阶级路线，因为群众路线就是阶级路线呀！按这些论调看来，实际上就是说高等学校中是不能贯彻群众路线，不能搞群众运动的。这里就牵涉到许多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关于群众这个概念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必须弄清。因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根据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普遍真理结合我国的革命实践制定的。不弄清楚人民群众这个概念的内容，就谈不清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中其他等等问题。

关于什么是人民群众的问题，本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科学的说明。他说：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从这个科学论述中可以看到：人民这个概念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群众”，这里边包含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是有矛盾的。我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指导下，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也唤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觉革命的要求，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的前进，人民群众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也将不断地有日新又日新的发展。高等

学校中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所以不能搞群众运动的推断，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样提出问题的人，究竟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放在什么地位？是放在人民群众之中呢？还是放在人民群众之外呢？如果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放在人民群众之中，作为人民群众之中的一个阶层，那又如何能做出不能搞群众运动的结论呢？不错，我国人民群众的基本核心是工人、农民，但是否可以做出只有在工人农民群众中搞群众运动的结论呢？如果那样，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就只适用工厂农村了，如高等学校以及其他科学文化机关等工人农民很少的部门，就和群众路线毫不相干了。谁能否认，这不是一种有意的曲解，说到这里，我们就很自然的想到去年教育革命展开前后的一些情况。那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到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指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有些不就都大嚷大叫起来了么？党内一些具有右倾思想的人，不是当时也表示很想不通么？说什么知识是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是工人阶级，大家都参加了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怎么会是剥削阶级呢？他们在过去也是受剥削、受压迫呀！瞧瞧看，那时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自封工人阶级的。可是没几天辩论党的教育方针的时候，就又一返其先前之道，而从另外一方面大作文章了。又大喊大叫对知识分子劳动化想不通，说什么体力劳动没有价值，知识分子从事体力劳动是最大的浪费，会妨碍科学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能结合，甚至于将知识分子的大脑皮质比劳动人民复杂的鬼话都拿出来了。这时候就闭口不講要做劳动人民的事了。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是很有教益的。事实说明，他们对待事物总是以对自己上算不上算来决定的，是连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到底如何，也是据此算准来定，可以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看来，在他们中间是不会有什麼客观真理的。只要对他们有利，对他们方便的东西那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且要把它绝对化起来。为了追求这种“真理”，是什麼話都可以說出来，什麼話都可以不算数的。算数的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提到群众运动的时候，他们就又马上拿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招牌而要置身于人民群众之外了，这样沒有常識是不能說明問題的。只能从唯我主义的世界觀和资产阶级的立場上来解釋，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唯我主义者是要人人为我的，是要站在群众之上的，这样他又怎么能够不害怕群众运动呢？可是公然宣称反对群众运动，那又唯恐对自己不上算了，所以才不惜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招牌拿出。那意思很明白是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呀！剥削阶级是沒有群众观点的，沒有群众观点又怎能在以他们为主的高等学校搞群众运动？什麼不能貫徹阶级路线也无非是一个意思的两种說法。不管不能搞群众运动也好，不能貫徹阶级路线也好，除了想否定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外，想否定党在学校中的地位，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也是很难掩飾的。誰不知道高等学校中有共产党的組織，誰不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鋒队，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組織形式，誰又不知道这个党組織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具体地领导师生员工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貫徹执行了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也貫徹执行了有关教育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为什么到现在又提出高等学校不能貫徹阶级路线？到底从何谈起？是真的不能呢？还是怕“乱”呢？真的“乱”起来，那对他们到是真的有些不方便呢？是不是这样，还是說明白些好，何必要吞吞吐吐，躲躲閃閃呢？

什么是人民羣众的概念弄清楚了。順便也探討了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的高等學校不能搞羣众运动的論調的本質是什麼。現在緊接着需要探討的是如何對待人民羣众？又如何對待羣众运动。在這些根本的問題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右傾機會主義者以及有右傾思想的人們都是有原則分歧的。這種分歧是兩種世界觀的鬥爭。

我們和右傾機會主義者對待總路綫，人民公社，大躍進和教育革命的分歧，也就集中地說明了我們和右傾機會主義者對待羣众和羣众运动上的分歧。

右傾機會主義者不管其口頭上如何說，實際上他們不承認人民羣众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不相信人民羣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真理，對於人民羣众的主觀能動性的偉大作用，他們一竅不通。本來人民羣众在過去受壓迫的時代，就不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定真正的歷史是人民羣众的歷史。也認定人民羣众在思想上解放以後，他們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量就能更充分的發揮出來。去年以來躍進、躍進、再躍進的事實就充分的証明這個真理。人民羣众已經寫下了史無前例震動世界的詩篇。但是他們還居然要否定這種創造，這就說明他們不僅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羣众服務，以人民羣众的最高利益為利益的观点，沒有一切對羣众負責的观点，他們始終都是要自稱英雄豪傑，要站在羣众之上做羣众的老爺。這種老爺的寶座在他們看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說到向羣众學習，那就會認為是一種對老爺精神的屈辱。是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在他們看來，羣众就是“羣氓”，就是“烏合之眾”，羣众從來都是“被動”的，“上邊”說什麼，羣众會“跟着說什麼。羣众不“跟着說，是不可能的。理由是沒有讀書，就缺少知識，對於複雜的問題就無從考慮；整日干活，對社會問題就沒有時間系統思考，結論是只有“跟着走，要不“跟着走，那就得有文化。但有文化這還只能說是將來的事情。這是他們對偉大人民羣众的最大侮辱。所以他們對人民羣众的首創精神，是一概看不見的。當然對於人民羣众中先進人物的崇高的共產主義風格，也就認為是着“魔”，是不可理解的“怪事”了。所以儘管人民羣众無窮的智慧，創造出了令人目瞠口呆的奇跡，普通工人、農民在科學文化方面也做出他們這些老爺想都不敢想的成就。他們也還是一概不能承認。“李始美嘛，也不過是一個治白蟻的人，有什麼了不起。”“農民雖然創造了各種豐產紀錄，可是仍然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工人的創造發明，那也不過是冒着生命的險危瞎碰出來的，這事情本身就是不科學的。”看來，他們真有點利令智昏，似乎完全忘掉了資產階級壟斷科學文化的政治基礎，早在十年前，人民羣众就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徹底打碎了。不容人民羣众過問政治的時代永遠結束。人民羣众做了真正的主人，親自參加了國家建設，經濟文化生活的建設。在用勤勞的雙手和豐富的智慧，創造精神物質財富，要以雄偉的氣魄改變祖國“一窮二白”的面貌，要為提前完成“超英”的任務而貢獻出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掀起技術革新和文化革命的号角吹起來了，生產上的革新不斷出現，創造發明到處都有為發展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提供了無比豐富的財寶，开辟了十分廣闊的途徑，可以看出人民羣众才是創造高尚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真正動力。站在人民羣众立場上考慮考慮，能不為此而歡呼高歌，能不全力支持加意保護嗎？可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完全不是這樣，對於他們沒有看見的事物，不能承認，已經看到的事物，他們總是要在十萬倍的顯微鏡下尋找這樣，那樣的缺點。確如列寧所說“譏笑新的幼芽軟弱抱着輕浮的知識分子的懷疑態度等等，——這一切實際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手段，是保護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這

拿他們对教育革命中羣众的創造性的活动，和在这种活动下所取得的成績的看法，也可以一針見血的說明問題。在教育革命展开以后，摧枯拉朽、除旧布新的战斗展开了。他們先是惊慌地喊叫：“学校的中心人物是教师呀，教师是羣众的核心，只要发动教师領着学生干就好了，不必发动学生，学生沒有知識，他們一搞，是会把什么都搞乱的。搞乱簡單，收拾乱摊子可是不簡單呀！”已为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武装起来的人，沒有听他們的招呼，按着党所指示的不断革命的道路前进了，工厂、农場办起来了，他們就說什么算不成工厂、那样小的土家伙，能有什么前途！純粹是一种浪費，它的代价是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破坏了学校“安靜”的环境，学校不象学校了，教师无法教，学生无法学了，真是“得不偿失”，工厂农場的生产产品拿出来了，他們又說，物質产品不能代替精神产品，思想上的变化也不能代替有用的知識。至于編講义，搞科学究研，那他們就更不以为然了，学生怎么編講义，搞科学研究，真是千古奇聞，但是千古以来沒有听到过的事，又在他們面前开放出灿烂的花朵，結出肥大的果实了，于是他們就又东也指責某項东西不算科学研究，西也指責破坏了严密的理論体系，沒有科学水平，这还不够，再加上打坏了几件仪器，違犯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增加了学生的驕傲情緒，不能安心讀書，不虛心听取教师的指导了，如此等等，看来还是“得不偿失”。还是只能拿“乱”說明問題，这就使他們認為以“乱”字为主题大作文章，是滿可以将羣众运动全盘加以否定了，那想到，真理并不在他們那边。反右傾斗争以后，通过总路綫教育运动出現的新高潮，又将他們的“乱”字否定了。我們也因此而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懂得了如何对待羣众和对待羣众运动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問題。實踐証明：在羣众运动中，每个人的本来面目都会暴露的清清楚楚。那些冒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尽管平素能够装出一付很象样的面孔，空話連篇地講一串吓人的道理，但是一当严重的斗争展开以后，他就会将平素所講的一切要言妙道收拾起来，要用行动尽力表白自己的真实立場了。这是一点含糊都沒有的。毛澤东同志三十多年前就指出的三种对羣众运动的不同态度。在每次运动中都驗證了它是永恆的真理。是不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要看他在羣众运动中是站在运动的前头领导运动呢？是站在运动的后头指手画脚呢？还是站在运动的对面反对运动呢？究竟是热烈的歌頌运动呢？还是把运动說成些“乱拱拱，一場空”呢？實踐也証明，倒霉的总是那些指手画脚的人和那些站在后头反对的，人尽管有些人暂时会被那些指手划脚的人所蒙蔽，尽管有些人会被那些坚决反对运动的人所吓住，但是有經驗的羣众是不上当的，他們知道跟着什么人走；那些暂时被蒙蔽，被吓住的人，随着运动的发展，也总是会清醒过来，积极参加到运动中的。在不断的运动中，人們的覺悟不断的提高了，有阶级斗争經驗的羣众愈来愈多了。相信羣众，相信經過羣众运动能够解决的人愈来愈多了。實踐教育了人們，羣众运动中所有思想上的斗争，都反映了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感情。要不犯錯誤，就要認清阶级斗争的形势。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場上，全心全意，誠心誠意的为人民服务，不存半点私心，私心会使人发昏，就容易上当，就有掉在右傾机会主义泥坑中的危險。所以經常洗臉，打扫灰尘，永远高举不断革命的旗帜，永远站在运动的前头领导运动，永远要和那些指手划脚的和反对的人們作斗争。

現在我們需要进而探討的是羣众运动是不是会影响教学的問題了。这里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羣众的事业，党的一切方針路綫都应该通过羣众运动實現的。教师和学生都是人民羣众的一个組成部分。他們在学校中所占的位置，是由学校的中心是教学而

肯定了的。也就决定了学校教学任务的胜利完成，需要通过他們，所以也就跟着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下，师生結合，教者創造性的教，学者創造性的学的問題。也就提出了如何充分地發揮师生的主觀能动性問題。刘少奇同志說过：“事在人为，人民羣众的主觀能动性是一个偉大的动力。忽視这个偉大的动力，就会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馳。”学校中教育事业要教师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就要充分地發揮教师和学生的主觀能动性，教师学生的主觀能动力量也同样的，不能忽視，这是为教育革命以来的事实所証明了的。这就必須依靠党的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馬克思列宁主义挂帥，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挂帥。只有当教师和学生政治挂了帥的时候，有了高尚的目标，远大的志向和革命的雄心，主觀能动性才能充分發揮出来。喪魂失魄的人，他的主觀能动性是談不到充分發揮的。要政治挂帥，就必须坚持羣众路綫。羣众路綫是党的根本路綫，也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根本方法。在学校中貫徹羣众路綫搞羣众运动的要点我認为就是坚决相信教师和学生中間所蘊藏的創造性，尽力从政治思想上提高他們，正确地給他們指出方向，幫助他們解决教学中的具体問題，使他們的主觀能动性，充分發揮起来，做到創造性的教，創造性的学。方法就是毛澤东同志所指示的：“将羣众的意見（分散的无系統的意見）集中起来（經過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羣众中去作宣傳解釋，化为羣众的意見，使羣众坚持下去，見之于行动，并在羣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羣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羣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所以我也还这样理解，党领导教学工作首先是要使教师学生对教学的好坏都是休戚相關的。在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的光輝照耀下將他們結合起来，充分發揮他們共同的主动精神。所以我就認为从羣众中来到羣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是貫徹羣众路綫的方法，也是羣众运动的形式，这个“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的过程，就是羣众路綫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羣众运动不断提高的过程。这样来来去去的过程也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思想斗争統一的过程。从这点上說，羣众运动就是政治思想运动。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务虛运动，但政治思想方面的問題通过实际行动反映出来的，教师学生的政治思想問題，又主要是通过教学活动反映出来的。所以解决教师学生他們的政治思想問題，就不能脱离教学方法的根本观点，态度，方法等，这样，政治思想問題的不断解决就必然导致教学質量的不断提高，教学質量不断提高，反过来对政治思想又会提出新的要求也就是說以虛帶实，虛实并举，以实証虛。这也就是說羣众运动不会影响教学而是推动教学不断前进。在对运动的指导上也必須明确，任何一次运动的威力，都要从教学中反映出来。这次反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总路綫的教育，使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就都出了新的高潮，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推动，在很短的时间內做出了較大的成績。所以我認为羣众运动使教师和学生的主觀能动性高度地發揮出来，必然的結果不是影响教学，而是推动教学。

至于从羣众中来，到羣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羣众运动的具体形式，可以視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的时候要大来大去，有的时候小来小去，究竟是大来大去或者是小来小去，就要視任务的性質和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果任务是要集中解决帶根本性的重大問題，或者是工作中的严重的薄弱环节，象去年大鬧教育革命和当前大反右傾这样的任务，由于任务的极端重要，涉及羣众的范围十分广泛，又必須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內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或薄弱环节，这就須要来一个大来大去，即在一个比較集中的时间內，采取

发动广大羣众“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的办法，充分發揮羣众的智慧和力量，形成一个声势壮大的羣众运动，只有依靠这样大規模的羣众运动，我們才能在一个短暫的時間內解决如此重大的任务，这种大来大去的运动形式，正是这种重大任务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絕非我們主觀的癖好。这样集中进行的大規模的羣众运动的目的是促进教学，而不是影响教学，不是不上課来搞运动，而是要把課上得更好，教学质量是通过大規模的运动必然会得到迅速的提高。如果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是解决日常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問題，是不是就不需要羣众运动呢？是不是就不需要提高到思想原則上来解决呢？我們說这些問題也同样要羣众运动，同样需要提高到思想原則上来解决，只是由于任务的性質不同，涉及羣众的范围有限，常常又是需要比較长的一段时间逐步来解决，因此，可以采取經常性的学习，討論，報告，談話等等形式，这些形式依然是充分发动羣众的形式，通过这种小来小去的羣众运动形式，把羣众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共同来解决这些問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充分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动性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依靠，无论大来大去或小来小去，其共同点就是要把羣众的主觀能动性充分發揮出来，把羣众的首創精神提到最高度，小来小去的形式絕不意味着可以削弱貫徹羣众路綫的彻底性，它不但不同于不来不去，也不同于少来少去，而是要經常的来来去去。我們的从羣众中来到羣众中去，并不是表面上的来来去去，象上課下課那样，或者象某些先生把我們师生結合的羣众路綫，仅仅归結为要教师下齋舍那样的来来去去，这是对我們羣众路綫的歪曲，我們說大来大去也好，小来小去也好，都是羣众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羣众自己起来解决自己問題的运动，是羣众不断提高自己觉悟，逐步認識和掌握客观規律的运动。大来大去固然不是天天有，但小来小去却不能断，因此，羣众运动是一天也停不得的，我們是整天的在来来去去，整天的在不断运动。只有依靠这种不断的运动，我們的事業才能不断的前进。

既然大搞羣众运动，不但不影响教学，相反地，还会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那么，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和具有右傾思想的人提出的另外几个問題就不难回答了。这些問題就是：一、教学工作能否跃进的問題；二、能破不能立的問題；三、打乱教学秩序的問題；四、違反了教学上循序漸进的規律的問題。

他們說：生产部門可以大跃进，文教部門不能大跃进，因為我們是从事精神劳动的。其实，只要我們大搞羣众运动，一切工作都可以实现大跃进，我們的教学工作也不例外。因为工作是人作的，人的行动又都是受思想支配的，大搞羣众运动既然是羣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認識和掌握客观規律的过程，那么，只要我們坚持羣众运动，政治挂了帥，思想跃进了，人們的干劲就十足，主觀能动性就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我們的教学工作就会不断地跃进。如果說，教学工作有什么特殊的話，那正是因为我們从事的是精神劳动，更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更需要政治挂帥，也就是說，更需要大搞羣众运动，教学工作能否大跃进的關鍵仍然在于搞不搞羣众运动，这也是教育革命以来一再証明了的。

他們說：立是一个科学問題，你們能破不能立。我們認為：破和立是辯証的統一，破中有立，立中有破，只是在不同阶段重点有所不同，前一阶段，我們着重于破，現在，我們着重于立，但也有破，这不仅有不断革命的問題，也还有大破之后扫蕩戰場的問題。破的时候，我們也不是蛮干一通，而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按照依靠羣众烈烈的羣众运动不断发现的客观規律办事的。只有依靠羣众的實踐，我們才能发现和認識規律。立的确是一

个科学問題，而且也同破一样，对于我們來說是一个前所未遇的新問題，但是，只要坚持大搞羣众运动，只要繼續放手发动羣众，依靠羣众的智慧和力量，依靠羣众的實踐，不斷地去認識和掌握客觀規律，我們完全能够逐步地解决这个問題。想用“科学”来吓倒我們，阻擋我們前进，那永远也只是梦想，偉大的羣众运动的實踐已經和将要作出結論：我們不仅能破，也能立。

破与立既然是辯証的統一，教学中每一个立都与破相联系，特别是和人們思想上的新旧斗争分不开，只有把羣众的思想提高一步，工作才能前进一步。举一个例子來說，如果一个时候，实验工作是一个薄弱环节，我們就以党的总路綫的精神向教师和学生提出这个薄弱环节不解决对整个教学的影响，为了提高教学必須集中羣众智慧加以解决，又比如經過大家研究，发现主要原因是“髒、乱、吵、拖、浪費、危險”然后就进而采取以虛帶实、虛实結合的办法去解决。这个解决的过程就是破旧立新的过程，也就是羣众运动的过程，是提高羣众思想觉悟的过程。不提高羣众觉悟，不依靠羣众的力量和智慧，我們就寸步难行。

我們要不要打乱教学秩序呢？这就看是什么样的教学秩序了，如果这种教学秩序是充分發揮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創造性的秩序，是提高教学質量的秩序，当然不需要打乱它，相反的秩序，我們就應該破除它，代之以新的适合于發揮羣众主观能动性提高教学質量的秩序。这里必須解决为什么要秩序、要什么样的秩序，根据什么来确立秩序，秩序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怎样才能維持秩序等問題。秩序是人确定的，人們确立秩序不是为了束縛自己的手脚，而是为了便利于人們有目的的活动，当旧的秩序不利于人們主观能动性的發揮，不利于教学質量的提高，那就應該以新代旧，而人們确立新秩序也不能任意妄为，必須依据教学規律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从有利于羣众运动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教学質量出发，确立新的秩序。要維持教学秩序也必須是建立在羣众自觉的基础上。因此，立教学秩序，破教学秩序，遵守教学秩序，都必須依靠羣众运动，而秩序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有利于抑或是有害于羣众运动的开展和教学質量的提高，比如过去学生只听教师講，不准在一定時間向教师提出批評的秩序就是不合理的秩序，就必須打乱它，而应以新的适合于教学相长的新秩序代替它。

教学上的循序漸进的規律是不是違反了呢？教学上的規律是客觀的，不能違反，違反了它就教不好，学不好。只有正确地或者比較正確地認識了教学的客觀規律，人們的活动才能是自觉的或比較自觉的，这样，事情就会办好，教学質量就会提高，我們之所以要大搞羣众运动，就是要使羣众解放思想，提高觉悟，就是要集中羣众的智慧，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認識客觀規律，通过羣众自己的實踐，在党的教育下，把羣众的自觉性提高到科学地認識和运用客觀規律的水平上来，所以，大搞羣众运动和教学的客觀規律不是絕對对立的，而恰恰是把广大羣众的首創精神和客觀規律的知識結合起来，正是如此，我們大搞羣众运动的結果，才能够大大地提高了教学質量，如果不大搞羣众运动，羣众沒有提高觉悟，沒有真正認識教学的客觀規律，人們进行教学活动不是自觉的，或者不完全自觉，而是盲目的，其結果必然是处处被动，教不好，学不好，更談不上教学質量的不断提高，即使有所改进那也不知道是碰了多少壁子之后的微小改进，这和大搞羣众运动，自觉地依据客觀規律迅速提高教学質量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了，何况不搞羣众运动，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挂帥，而是个人主义思想挂帥，教学不負責任，就連微小的改进也成为不可能。

综上所述，我認为，第一要反对那种取消羣众运动的右傾机会主义观点；第二也要澄清

那种一說搞羣众运动就是脫离开教学甚至佔用教学時間去搞的办法才叫羣众运动，也不是說羣众运动就是熬夜苦战。而基本的是从政治思想上发动羣众，充分發揮羣众的智慧，集中羣众智慧，在党的总路綫的指导下，用他們的智慧去解决他們自己的問題。

在教学中搞羣众运动，虽然已积累了一些經驗，特別是如何保証教学質量的提高，把教学上所存在的問題提到总路綫的原則上去解决，所有的政治思想运动都不脫离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而推动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以中心帶动一般等方面已有些新的东西生长起来，但問題还是不少，也很难免有时发生顧此失彼所謂乱的情况，但只要高举党的总路綫的和党的教育方針的紅旗，加强党的領導，坚持政治挂帥，坚持羣众路綫和羣众运动，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事实将会进一步粉碎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图謀，使党的教育方針大放光芒。教育革命的偉大史实已經得出的結論，将会为新的史实进一步証明。